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2008 年 1 月 17 日星期四

下午 3 時正會議開始

出席議員：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大紫荊勳賢，G.B.S., J.P.

田北俊議員，G.B.S., J.P.

何俊仁議員

何鍾泰議員，S.B.S., S.B.ST.J., J.P.

李卓人議員

李柱銘議員，S.C., J.P.

李華明議員，J.P.

呂明華議員，S.B.S., J.P.

吳靄儀議員

涂謹申議員

張文光議員

陳婉嫻議員，S.B.S., J.P.

陳智思議員，G.B.S., J.P.

陳鑑林議員，S.B.S., J.P.

梁劉柔芬議員，G.B.S., J.P.

梁耀忠議員

單仲偕議員，S.B.S., J.P.

黃宜弘議員，G.B.S.

黃容根議員，S.B.S., J.P.

曾鈺成議員，G.B.S., J.P.

楊孝華議員，S.B.S., J.P.

楊森議員，J.P.

劉千石議員，J.P.

劉江華議員，J.P.

劉皇發議員，大紫荊勳賢，G.B.S., J.P.

劉健儀議員，G.B.S., J.P.

劉慧卿議員，J.P.

蔡素玉議員，J.P.

鄭家富議員

霍震霆議員，G.B.S., J.P.

譚耀宗議員，G.B.S., J.P.

石禮謙議員，S.B.S., J.P.

李鳳英議員，B.B.S., J.P.

張宇人議員，S.B.S., J.P.

馮檢基議員，S.B.S., J.P.

余若薇議員，S.C., J.P.

方剛議員，J.P.

王國興議員，M.H.

李永達議員

李國英議員，M.H., J.P.

李國麟議員，J.P.

林偉強議員，S.B.S., J.P.

林健鋒議員，S.B.S., J.P.

梁君彥議員，S.B.S., J.P.

梁家傑議員，S.C.

梁國雄議員

郭家麒議員

張超雄議員

張學明議員，S.B.S., J.P.

黃定光議員，B.B.S.

湯家驊議員，S.C.

詹培忠議員

劉秀成議員，S.B.S., J.P.

鄭經翰議員，J.P.

鄭志堅議員

譚香文議員

陳方安生議員，大紫荊勳賢，J.P.

缺席議員：

李國寶議員，大紫荊勳賢，G.B.S., J.P.

周梁淑怡議員，G.B.S., J.P.

陳偉業議員

出席政府官員：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先生，G.B.S., J.P.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先生，J.P.

律政司司長黃仁龍先生，S.C., J.P.

教育局局長孫明揚先生，G.B.S., J.P.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馬時亨先生，J.P.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先生，J.P.

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先生，I.D.S.M., J.P.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嶽醫生，S.B.S., J.P.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俞宗怡女士，G.B.S., J.P.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先生，J.P.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先生，G.B.S., J.P.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教授，S.B.S., J.P.

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女士，J.P.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女士，J.P.

列席秘書：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J.P.

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依據《議事規則》第 8 條的規定出席會議，向立法會發言，並接受質詢。

主席：請各位議員繼續站立，待行政長官進入會議廳。

主席：行政長官會先向本會發言。

（梁國雄議員展示了一個籃子）

主席：梁國雄議員，你……（眾笑）

梁國雄議員：我今天不是說普選……

主席：現在不是讓你發言，請你遵守我們的規矩，好嗎？

梁國雄議員：我想買豬肉，這裏有 10 元。特首，我上次給你一根紅蘿蔔……

主席：梁國雄議員，你不要作出這種行為。

梁國雄議員：……我說沒有最低工資……這裏只有 10 元，張宇人也說是離譜的。

主席：好了，梁國雄議員，我現在正正式式警告你，現在不是由你發言的時間，請你停止，好嗎？我們也看到你的籃子了，你坐下吧。

（梁國雄議員沒理會主席，繼續站立）

梁國雄議員：我希望特首能阻止公用事業加價、制訂最低工資、提供退休保障、讓窮人有飯吃……

主席：梁國雄議員，請你坐下，好嗎？

梁國雄議員：我希望他聽得到。

主席：你坐下來吧。（眾笑）

（梁國雄議員坐下來）

主席：行政長官，請你現在向本會發言。

行政長官：主席，各位議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人大常委會”）明確了 2017 年普選行政長官、2020 年普選立法會的時間表，是香港政制發展至為重要的一步。香港的政制討論已經進入一個新階段，我們要用新思維來應對新形勢，把握得來不易的機遇，為推進民主踏踏實實地做事。

一直以來，香港部分人對中央和特區政府推進香港民主政制的信心不足。他們以為中央和特區政府拖延香港的民主步伐，沒有誠意解決普選問題。當人大常委會在 12 月 29 日作出決定後，他們又用懷疑眼光來揣測，認為背後必定設下各式各樣關卡，是“假民主”、“假普選”。這些猜疑皆是不必要，而且是沒有建設性的。

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香港必須尊重中央在政制問題上的憲法地位及權力，否則一切也無從談起。中央已明確了普選時間表，未來香港民主政制的建設和推進能否擺脫內耗的惡性鬥爭，建立值得港人驕傲的制度，責任在香港人，包括在座各位議員的身上。我和大家是責無旁貸，也無法避免、逃避向市民交代。

民主制度的建立，有需要用心規劃，細心經營。訂下時間表後，有大量跟進工作擺在眼前，要我們攜手處理。大家要本着理性、務實及包容的態度，求同存異，在爭取自己的理想方案的同時，也願意作出妥協。我們下一步是務求 2012 年兩個選舉安排的民主成分有所擴展，再一步是在 2016 年舉行普選前最後一次的立法會選舉，更進一步是在 2017 年普選行政長官，最後一步是在 2020 年普選立法會，分 4 步完成普選的大業。我們一定不要意氣用事，令 2012 年的選舉安排又一次原地踏步，令社會繼續爭拗而內耗空轉，拖慢落實普選的步伐，辜負市民的託付。

各位議員，香港在“一國兩制”下實現普選，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只要香港人同心協力，一定能夠好好落實、好好實施普選，在民主發展上譜寫

令人稱頌的香港故事。我們究竟是大步前進，或是停滯不前，決定就在我們手上。

多謝主席。

主席：行政長官現在會回答議員的提問。如有需要，剛提問的議員可要求行政長官就他的答覆作進一步的說明。

方剛議員：主席，特首，最近百物騰貴，租金又飆升，零售商運作非常困難。最近，我知道政府與兩電訂下新《管制計劃協議》（“《協議》”），兩電的准許回報率減至固定資產平均淨值的 9.99%。我想問此舉可為消費者減省多少電費，以及會在何時下調呢？

行政長官：主席，在新《協議》下，兩電的准許回報率，正如方議員剛才所說般，一間公司會從現時的 13.5%及另一間公司的 15%，一律下調至 9.99%。下調後，市民和商戶可減少繳付的電費，根據我們現時的計算，每年約為 50 億元。那麼會在何時生效呢？這當然會從電費中演繹出來，按照我們現時的計算，應可達到雙位數字的減免。中電和港燈的執行時間是不同的，中電的執行時間，即可減電費的時間應該會在本年 10 月 1 日開始，而港燈則會在明年 1 月 1 日可以開始減低電費。

主席：方剛議員，你是否無須提出進一步的問題了？

方剛議員：沒有需要了。

譚香文議員：曾特首，昨天陳家強局長在這個議會中回應我提出的一個有關美國次按危機的實質影響的質詢時說，香港不會受到美國次按影響，因為國內經濟很強勁，香港對外輸出的服務增加。局長為大家打這支強心針，想叫大家放心。但是，當陳局長說這番話的時候，昨天的股市好像創下九一一以來最大的單日指數跌幅，分析員似乎沒有給這支強心針刺激到。1997 年金融風暴還未到來的時候，當時身為財政司司長的你，曾經批評一些經濟分析員為二流的分析員，他們.....

主席：譚議員，你想提出甚麼問題？請直接提問。

譚香文議員：我現在正在提出問題，主席，對不起。他們只是危言聳聽，結果金融風暴真的來臨，令香港“損手爛腳”。回看這兩天的股市，與陳局長昨天的回應，我實在擔心，香港又重蹈覆轍.....

主席：請問你的問題是甚麼？

譚香文議員：我的問題是.....

主席：你已經用了 1 分 27 秒。

譚香文議員：是的，多謝主席。我想問特首，今次會否覺得哪個才是二流分析員，是政府還是經濟分析員呢？政府現在其實有沒有擔心過呢？

行政長官：昨天，我也有聆聽立法會的辯論，我不覺得陳局長說過一如你剛才所說的話。不過，不要緊，我向你保證，譚議員，你一定不是二流分析員。最重要的問題是，因為你也不像分析這個問題，你是問我如何分析，對嗎？大家知道次按危機對國際金融市場產生了很大的波動，每一個市場都會受影響。股票市場當然不能夠憑陳局長一句話，“嗌”一聲便會跌 1 000 點，“嗌”一聲便會升 1 000 點的，他如果有這樣的能力，便會很厲害了。我不相信也認為不可能做得到。不過，這次按危機所引發的問題是相當大，亦暴露了美國現時本身的機制，他們本身在平衡赤字及內需各方面出現的失調，這是事實。由於美國這個經濟體系這麼大，當然會影響到全球性都有問題。特別是我們亞洲區，出口的地區，當美國的消費能力減弱的時候，一定會有影響的。影響有多大呢？暫時沒有人可以量化，不過，我們已經知道，我們香港本身的基調是不錯的。此外，我們的資金也很充裕，市場亦相當成熟。到現時來說，我想，譚議員，我們能夠應付任何金融危機的能力，總較在 1999 年的情況為理想。

譚香文議員：我剛才問，政府現時其實有沒有擔心過？因為這兩天的股市下跌，政府會否擔心，香港市民的心會受美國次按.....股市的情況已經顯示，政府會否擔心，或有沒有一種危機感擔心這問題重蹈覆轍？

行政長官：我剛才已說過，這件事人人皆應該關注。我也說過，特區政府一定會對於這些問題，對於市場每天的情況是怎樣，對於我們本身的基調是怎樣，對於我們融資的能力，對於資金的流向，特別是對於全球性的股市的波動，均有關注的。但是，你問我會否驚慌，當然，這些不容你驚或不驚，事情要發生便會發生，但我只想說一句，現時特區政府和整個經濟基調應付這類危機的能力，是較 1997 年、1998 年好得多的。

陳方安生議員：特首，你上任以來刻意擴大主要官員問責制，現時新設有副局長及局長助理，令很多人批評這種做法是政治分贓，亦會造成大權獨攬及政府缺乏適當制衡的危險情況。我想請問特首，第一批副局長及局長助理何時會公布呢？人數有多少？是否已經與親政府的政黨達成協議，邀請他們的成員進入政府，為他們培養人才？特首在聘用的過程中，如何避免用人唯親和親疏有別之嫌呢？

行政長官：關於問責制的伸延及我們如何能擴大至市民的要求，能夠增強政府的問責能力，已得到立法會財務委員會（“財委會”）的批准，然後擴大我們現時的政治委任編制，增加副局長及局長助理的職位。這些當然要經過冗長的討論及諮詢，特別是政府內部的諮詢期間，亦得到立法會的批准。不過，當然，香港是一個自由社會，不同的意見自然會有，Anson 剛才所說的批評，我也曾聽過及知道。但是，我覺得能夠回應議員的要求，回應市民對現時政治上的需要，特別是對政策的解釋，對政策的落實及履行等各方面的問責能力，我們現時這十數人，的確是未有足夠資源來進行的。正因為這樣的情況，我相信立法會才批准我們現時的擴充。

此外，對於你問我們會聘用多少人呢？我們已說過多次，我們聘用的人手完全會在立法會財委會批准的編制之下辦事，不能超過批准的數字，局長助理及副局長的職位均以上限為原則來做的。對於招聘的程序，我們深知道香港有很多有心人士很想參政，特別是他們理解到香港參政有很多途徑，有些可透過區域活動、透過區域議會、透過立法會及透過政府行政機關內經過歷練才能做到他們自己希望能做到的、為市民服務的職位。因此，我想自然有很多人想參與這項工作，有些是在政黨內，有些是專業人士，我們現正密鑼緊鼓進行這項工作。但是，我完全不會因為政黨的需要，特別為某議員的需要，而作任何檯底交易，是完全沒有這些事情發生的；一定以用人唯才為目標，特別是能夠適合我們的條件。我已說過多遍，我相信林局長已向財委會解釋了我們的要求，一定要支持“一國兩制”，一定是愛國、愛港的人士，一定要支持我本屆政府向市民承諾所做的政綱，能夠支持這些事情、有志及有能力的人，我們都會希望考慮的。

陳方安生議員：特首，我相信立法會議員全部都是愛國愛港的，既然你這樣說，是否會邀請泛民政黨的人士出任副局長及局長助理的職位呢？

行政長官：我很相信任何有志之士，一定會向我提交名字的，你所說的泛民團體，如果想向我提交名字或有事情希望我考慮的，我是樂意考慮的。

黃容根議員：特首，近日，柴米油鹽皆漲價得很厲害，加幅令人吃驚，令基層市民百上加斤。不過，我更擔心的是信息的問題。由於近期食物不斷漲價，有些業界發放一些消息說貨物短缺，令價格上升——是食油、麪粉、活豬等價格上升，特別是活豬的價格。在本月 15 日因為 40 頭豬的 3 批叫價竟從 1,700 元跳至 2,400 元，令整個社會震盪。我想問特首，現在這些信息發出後，市民應如何分析？政府會怎樣做？政府有何辦法防止這些信息會有偏差呢？

行政長官：很多謝你提問這問題，黃議員。

首先，供應香港的活豬基本上是很穩定的，你所說在 15 日發生的情況是很突然，我也很想知道詳細情況是怎樣，在操作上為何會發生這樣的情況。為了使香港的豬肉供應更穩定，增加活豬市場本身運作的透明度，食物及衛生局今早在北京與國家商務部舉行會議，並且得到兩項成果。第一，是商務部重申他們會確保有足夠的豬隻供港，暫時來說，每天會供應四千多頭豬，每年會有超過 170 萬頭豬供港，這是足夠香港市場使用的，除非我們突然多吃了豬肉。供應量是維持穩定的，而且能滿足市場需要的水平，這是商務部重申的。

第二，商務部每天都會向特區政府通報翌日活豬供港的數量，然後由特區政府公布，讓市場能清晰瞭解供應的情況，維持活豬投標價格的穩定。我想黃議員所擔心的，也是我所擔心的，便是市場操作不夠透明。所以，部分人趁着 15 日當天，因為是分開兩段開投，令人以為供應突然減少，利用這樣出現造價的情況。我相信在新的安排下，這種情況一定會減少的。

在此，我想借這個機會，代表香港市民感謝國家商務部對我們的支持，也明白現時我們的市場須有一些重新的保證，使我們的豬價在零售和批發方面都會穩定。

黃容根議員：特首，不知道你會否考慮恢復從前透過廣播電台發放每天豬價或糧食價格，讓市民更清晰知道現時每天的價格呢？

行政長官：我可以這樣做，但不知道電台是否願意播呢？（眾笑）我是說笑而已，應該可以用這個方法來做的。如果有這個需要，我們會考慮怎樣做。

張文光議員：主席，最近，有關開放大氣電波的聲音此起彼伏，民間電台更被政府以《電訊條例》這項惡法檢控，政府並且輸打贏要，向法庭申請禁制令，將法庭變作政治工具。請問特首是否有計劃檢討和修訂過時的《電訊條例》，開放大氣電波，並盡快提交去年年底已經承諾，會就公共廣播服務發表的諮詢文件？

行政長官：我先回答後面的部分，因為有關諮詢文件的問題比較容易回答。

我們由 2006 年開始接到有關諮詢文件的報告，即有關設立公營電台的諮詢文件。你是否指這份諮詢文件？這方面的爭議相當大，市民有很多意見，傳媒也有很多意見，特別是在這個議會內，很多人也有很多意見，我想我們特區政府要十分小心行事，研究其本身可接受的程度。對於當中的建議，有很多我也是贊同的，特別是有關我們要如何處理公營電台，以迎合新社會的需要。

此外，在管制方面，香港電台本身也有很多未盡稱職之處，但無論如何，這個問題是相當敏感的。關於落實這件事，特別是進行公眾諮詢這個問題，我相信一定要訂出一個時間。我十分相信，政府內部也要小心想清楚應如何進行諮詢。

有關大氣電波，我們現在的 FM 電台頻譜根本已全部作出了安排，本港的頻譜已沒有空間，所以也不覺得急須做這方面的工夫。再者，現時，香港是言論最自由的地方，如果要宣布個人意見，可以透過很多媒介，未必一定要為此爭持。我們當然也會考慮一下。如果推行數碼化廣播時，我一定會作出整體檢討。關於波段、頻譜的使用，一定要從公共利益着手。

對於議員剛才在數方面作出的評論，我是有點意見的。我要強調，律政司申請禁制令，是有充分法律依據，而且是以公眾利益為依歸。在這個如此重視法律、法治的社會內，政府不能夠接受有人漠視法律，政府一定要維持法治。如果刑事程序對有關人士完全沒有作用，以致有關人士不理會那麼

多，一定要進行廣播，那麼，他們是明顯不會因為面對刑事程序檢控而不進行非法廣播的。非法廣播會對現時的波段使用者造成影響，包括使用緊急服務的人士、警方、消防、民航、飛機升降、懲教等種種情況。所以，這是必須處理的。

再者，如果有人仿效這種做法，紛紛設立電台，屆時會出現怎麼樣的情況呢？所以，考慮到公眾利益和維持法治，我想律政司司長不得不採取進一步行動，防止有人濫用，進行非法廣播。

張文光議員：主席，我剛才聽到特首說有關公共廣播服務的諮詢文件可能會“褪軟”或改變發表日期。我想請問政府，會否按照原來計劃，如期在今年 1 月 29 日的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上發表這份文件呢？

行政長官：我要在認真研究後才會這樣做，我現在沒有這個打算。我十分相信文件中有很多意見已經向公眾交代了，黃應士先生亦已作出交代。我十分相信下一步的工夫不僅是發布文件那麼簡單，而是要解釋特區政府下一步會怎樣做，特別是處理香港電台的問題。大家也明白，這是一件敏感而且相當複雜的事情。

梁劉柔芬議員：主席，我今天想問有關醫療融資的問題。特首，我想大家都等待着醫療融資的公眾諮詢文件。我想問政府究竟有沒有一個時間表，告訴我們何時會確切推出這份諮詢文件呢？譬如包括政府屆時會否已有既定立場，或只是推出一個方案？如果是，那會是一個怎樣的方案，以及諮詢期又會有多久呢？

行政長官：梁議員，醫療融資是一個影響深遠的民生問題，我們必須從長計議，尋求社會共識才行，因為那是影響很多人的。

在過去一段時間，政黨、民間組織及個別學者均提出了各種不同的醫療融資建議，他們的意見非常多樣化，而且也有一些新思維，啟發了我們再次審視我們將要推出的諮詢文件。所以，我們須有多一點時間來準備這份諮詢文件。

然而，我們會對不同方案的利弊作出比較詳盡的分析，希望可以讓市民深入思考和討論。對於各個方案的諮詢，我們現階段是保持開放態度而不會只推介一個方案。至於當中有多少個推行方式，大家都知道，是包括加稅，即在賦稅方面着手；社會醫療保險；自願私人醫療保險；強制私人醫療保險；強制醫療儲蓄戶口，以及直接私人付款等。對於各種方法，各方面都有不同的意見，我們現正小心研究各個方案。我希望我們的諮詢文件能夠提出數個比較可行的方案，讓公眾討論。不過，我希望你能給我一點時間。

梁劉柔芬議員：主席，我想跟進。那麼，諮詢是在今年 2008 年，還是會於再後的時間才進行呢？

行政長官：我真的很希望今年內我們可以開始進行諮詢。

余若薇議員：主席，我想問特首，有沒有取消區議會委任議席的時間表和路線圖？

行政長官：在 2006 年，我們曾就區議會的角色、功能和組成，向公眾進行了全面諮詢。提出意見的人士普遍認為委任議員對區議會有貢獻，他們贊成保留委任議員，因為委任議席可讓更多不同背景的人士參與地區管理事務，而他們的專業知識和經驗亦可在區議會內發揮作用，跟民選議員互相補足。

在這方面當然有不同的意見，但即使是現時反對保留委任議席的人士，也認同委任議員的質素，覺得他們對區議會有些貢獻。所以，你問我們下一步應怎樣做，我們當然可以繼續研究，特別是在政制發展的過程中，一定可以進行研究，但我暫時並沒有時間表。不過，我對此持開放態度，如果是涉獵政制的討論，我們是可以繼續研究的。

余若薇議員：主席，特首這樣說，是否表示委任區議員跟由功能界別產生的議員一樣，可以繼續討論、討論、再討論，還未有一個時間表說明會於何時取消那些議席呢？此外，你是否擔心如果委任區議員參選，他們不能當選呢？為何他們要倚靠委任才能服務社會，不能透過選舉，跟其他所有參與選舉的人一樣，公平、公正地參選呢？

行政長官：我相信很多服務社會的人士，是可以選擇很多不同途徑的。有些人會選擇透過選舉，參與區議會和立法會的工作。有些人也很熱中於參與政府公務，但他們不希望透過選舉的程序，後者是大有人在的。政府有很多不同的諮詢架構，希望能利用這些人，給他們機會參與討論公共事務，亦希望讓他們有發揮的場地。況且，大家也有目共睹，在香港的諮詢架構裏，這些人當中有很多是熱心、無私地工作，我相信不應該放過這樣的資源，我很相信這些人是值得尊重的。有些人的意向是參與選舉，這是值得我們支持和鼓勵，但有些人卻希望透過其他途徑為公眾服務。對此，我們不應該把門關上，不理會他們。

曾鈺成議員：行政長官總結了香港社會過去兩年對政制發展的討論，發現要“先圖後表”，即要大家先在普選模式和路線圖方面有共識，然後才訂時間表。由於這個方法行不通，所以他便在向中央提交的報告內強調，香港社會要求早日訂出時間表。現在已有普選時間表，但有人卻說既沒有普選模式，又沒有路線圖，只有時間表，是“虛”的。所以，主席，我想問一問行政長官曾先生，他們說你“虛”，（眾笑）你有甚麼辦法保證你的一片苦心不會枉費呢？

行政長官：如果說我“虛”，我已經每天鍛鍊身體，每天跑步，讓身體不會那麼虛弱，以應付每天的挑戰。我要確確切切地向各位議員剖白，在諮詢開始時，在本屆政府上任時，以及在早一段時間，我是抱着“先圖後表”的原則，因為我明白如果我們沒有完整的設計、沒有完整的路線圖，根據我當時的想法，是很難說服中央，為我們提供時間表的。然而，經討論後，我覺得這似乎相當困難。經過策發會 3 個月的諮詢，我們總覺得很多問題源於如果沒有時間表，香港社會是難以達到共識的。

所以，我在提交中央的報告書內，用了另一種方式來表達，希望中央能體會我們的情況。中央在 12 月 29 日所作的決定，已說出了兩個普選時間表，他們是明白和瞭解香港現時的政治生態，亦很明白我們的困難和處境，但中央同樣瞭解市民對普選的熱忱，知道他們希望能早日實現普選。最重要的是中央訂出了時間表，反映出他們基本上信任香港市民。

在訂出時間表後，我們可在細節上爭拗，可以在設計上爭拗，但我總覺得我們已克服了最困難和最難克服的問題。2017 年普選行政長官的日子已訂出，2020 年普選立法會的日子也訂出，這是牢不可破的。我非常相信在座各位沒有人膽敢推翻這個日子，膽敢延遲這個日子。我們將來一定會有很多討論空間，研究很多細節，例如提名程序、立法會將來如何處理、如何處理功

能團體等。這些問題是很困難的，但無論怎麼困難，大家也要有共識。在訂出了日子後，我對香港能達致共識是有充分信心的。

所以，無論大家說怎樣“虛”，一旦訂出了時間表，便顯示任何東西也是“實”的，無人可以弄虛。無論是否支持也不能弄虛，一定要實現這個日子。所以，我們一定要齊心協力，以務實的、包容的態度，達致普選的日子。

曾鈺成議員：主席，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後，中央官員來港解釋，我們的同事感到不滿意，覺得不應只是在中央作了決定後才告訴我們，而是應要有交流。我想問一問行政長官，會否在未來的日子安排這一類的會面，讓我們各黨派的同事有機會就接下來的政制發展，與中央官員交流意見呢？

行政長官：首先，我難以回答你這個問題。你們其實應先與我交流。如果你們不與我交流，即是說對特區政府有懷疑，所以才要與中央政府交流，因為我們特區政府是由中央委任我們做這項工作的。不過，我當然明白我們要尊重中央在憲制上，特別在政制發展方面的權力。

我作為行政長官，很希望我們能創造和洽的環境，令中央與我們有同一意向、意思來做事。如果可以這樣，我便不用動氣，不用擔心了。可是，這是要我們付出努力，而且並非單向，是雙向的。我非常非常相信如果我們能像喬曉陽所說般，先尊重中央在憲制上的地位，大家同處於一個平台，屆時便甚麼也好說了。

詹培忠議員：特首，在參選第三屆特首時，你說會“做好呢份工”，現在你已做了6個月，全港市民是你的老闆，他們自然會給你評分。我現在想問有關市民衣、食、住、行中的“行”。西隧的問題是非常重要的，西隧方面指收入不足而要加價，但事實上，這涉及疏導紅隧交通的問題。你是否要市民多等13年，待西隧的專利權屆滿，你才採取行動呢？你可有甚麼適當行動，讓你的老闆覺得你做這份工做得不錯？

行政長官：在爭取香港市民的支持方面，我每天也在努力。有關現時隧道調整價格的安排，大家也知道合約就是合約——“詹叔”，你是生意人，你也知道這一點的——簽了合約便不能更改。既然已訂立了協議，他們便有這樣的能力；當然，事情既然已做了，以致他們可以這樣加價。我們固然認

為有很多事似乎是不應該的，是應該考慮一下我們的情況的。他們現時是有調整，但也並非調整至其合約所容許的最高幅度。

我完全同意你所說，現時多條隧道的使用率並不平均，是有空間讓我們做些工夫的，而我們會找適當的時間來處理。我同意你的意見，所以我會在任內盡量找機會做工夫，務求理順各條過海隧道的使用率，令各隧道的收費達致最佳的平衡。因為各條隧道的使用率安排得好的話，便不會全部車輛也使用紅隧，每天的使用率也會平均分布，令各個用家皆認為是最妥當的。至於以甚麼價格來達致這目標，這是有需要研究的，但我們也要尊重合約精神。

詹培忠議員：特首，我同意你的說法。不過，你可否教局長拿出誠意跟他們協商。要別人蝕本，你當然過意不去，但如果他們真的不合作的話，你大可提議興建第四條隧道，就是建在他們的隧道旁邊，再看看情況如何。當局真的要拿出誠意來，因為市民的容忍度是有限的。你要讓他們覺得你真的已盡力而為，好嗎？

行政長官：我們每位局長也很用心做事，鄭局長是特別有誠意的，我覺得她很有誠意，她一定會用心考慮這方面的情況。至於你提出的意見，我也想可以快點興建，但能否這麼快便建好呢？他們畢竟已經加價了。對於這件事，我只能答應大家，我一定會任內多加關注，務求能理順各條過海隧道的使用情況，從收費調整方面，達致最好的目標。可是，我重申，在一個法治的社會，作為政府的一定要尊重合約精神。

單仲偕議員：主席，特首剛才回答梁劉柔芬有關醫療融資的問題時，所提到的各個方案均有一個共通點，便是要多一些錢。

可是，據我所知，政府今年的盈餘毫無疑問應有超過 1,000 億元，我擔心政府“左手還錢於富、右手卻向市民收錢——以作為醫療融資”。財政司司長負責派錢，而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則要收錢。不過，“派錢”容易，“收錢”難，如果周一嶽局長稍後推出的醫療融資是要市民供款的話，便有機會令市民覺得反感。

特首，我想請問你會否考慮動用千億元的盈餘，以紓緩人口老化所帶來的醫療和福利開支的壓力呢？民主黨建議從今年的千億元盈餘中，撥出 500 億元成立一個高齡人口儲備基金，用作減低將來醫療供款對市民所帶來的壓

力。即使日後真的要供款，供款額也可以少一點，不用像強積金般，要僱員、僱主各供 5%。

行政長官：我現在不是財政司司長，我以前曾經也當過該職位。我想你的意見已經向財政司司長反映了，我相信他在制訂財政預算案時，一定會考慮，並會連同其他有關醫療融資的意見一併考慮。

我想在研究融資的問題時要分清楚一點，因為一項是經常性開支，而另一項則是資本性投資。對於這樣一筆過的撥款是否足夠，我也不知道。可是，政府對醫療融資的承擔，我已經說得很清楚。我在競選時已說過，醫療開支在我們的經常性開支中，現時佔 15%，我們準備在其他方面作出調校，以期把有關開支從 15%增加至 17%。

此外，如果我們財政寬裕的話，我們本身的開支便會擴大，而 15%的數額亦會相對地擴大，使有關金額增加，再加上比率上的增加，數額亦會再擴大。不過，我相信這仍未必足夠，還要透過其他融資方法才能填補。至於我們在這方面要花多少錢、要以甚麼方法來融資、政府要承擔多少、個人私下又應該承擔多少等，我認為這些均是值得討論和研究的問題。

有關短期的紓緩方法，我相信財政司司長會考慮，但長期的融資方法，便要經大家詳細討論，要經過下一輪的諮詢，才能得出結果。

單仲偕議員：特首，概念是很簡單的。我們現時有 1,000 億元，“派錢”是一個很大的誘惑，因為“派錢”便會令民望高企，亦可能令你由 60 分變成 70 分。“派錢”是很容易的，但如果要向人收錢，要市民就醫療融資供款的時候，市民便會感到很痛苦。我們會否考慮，既然要向市民收錢，我們是否可以把我們已有的錢的一部分撥出作醫療融資之用呢？

行政長官：我完全同意你所說，“派錢”很容易、收錢很困難，我想我也明白這個道理。

田北俊議員：特首，我想問關於 2017 年普選行政長官的問題。當然，我們明白能否就 2012 年立法會和行政長官選舉達成共識，會影響這件事。不過，更值得關注的是，在 2017 年普選行政長官一事上，屆時的持份者是 2012 年至 2016 年的立法會，以及 2012 年至 2017 年的行政長官。另一個問題是人

大常委會方面，在 12 月 29 日作出決定的是第十屆人大常委，第十一屆正在選舉中，屆時可能會是第十二屆了。社會上可能會質疑一點，就是即使立法會屆時達成共識，而行政長官也支持，但中央的支持和表態會如何呢？第十二屆的人大常委會是否可以改變上兩屆，即第十屆人大常委會已作出的決定呢？如果是不可以的，有何法律基礎支持那個決定是不能被修改的？

行政長官：人大是國家最高權力機構，其決定是很嚴肅，而且這個承諾是經年的。我想中央是很小心地聆聽了香港人的意見，然後才訂立這個日子的。我敢對你說，而喬曉陽先生亦說過，中央不止批准了這個日子，中央更會支持和盡量配合，使其水到渠成，在 2017 年普選行政長官。

我很相信、很相信 — 很相信、很相信 — 人大常委會作出了如此大的決定，便不會輕易將 2017 年的數字翻案。我只是重申，這個議會內、外，以至全國人民也明白這個日子，我們只會對這個日子盡量下苦功，務求盡快落實普選行政長官。我們不要再希望可以延遲，也不要再希望可以把這個決定推翻，這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所作出的嚴肅決定。

田北俊議員：我很高興聽到特首這樣說。換言之，第十二屆、第十一屆人大常委會對於第十屆人大常委會就這件事所作出的決定，政府有信心是不會更改的了。

行政長官：是的，十分有信心。

吳靄儀議員：主席，更新和改革法律以令社會有更大的進步，發展更多自由的空間，是法治的一部分。我想請問特首，為何剛才回答張文光議員的質詢時，表示政府堅決拒絕檢討《電訊條例》 — 儘管該條例是在 30 年前通過，儘管裁判法庭已接納該條例是違憲的，儘管改革該法例會讓市民有更大的空間發展言論自由？

行政長官：其實，我非常不想就此回應，但既然質詢已提出了，我沒辦法不回答。有關案件的法律程序現正展開，我其實不應就細節評論，特別是高等法院明天便會就應否延續這項禁制令展開聆訊，所以我們不應多談這個問題。不過，有一點是我們一定要說的，便是我們所有法例也要與時並進，如有需要，我們一定要重新檢討和更新。我剛才沒有說一定不會更改法例，我不知道為何會予人這樣的印象。

吳靄儀議員：主席，特首剛才是非常清晰地表示無意檢討該項法例的，我的質詢亦沒有牽涉甚麼細節。如果我想錯了，特首現在是否可以清晰地答應議員和公眾席上的多位市民，他會盡快檢討《電訊條例》，令民間有更大的空間發揮言論自由，令更多民間或社區電台——主席，因為亦有人曾提議設立社區電台，包括天水圍電台——可以辦得成功。你可否立即答應我們呢？

行政長官：我認為香港的言論自由是不亞於任何最先進和民主的國家的，各獨立機構也做了這樣的評審，我們無須為此而辯論。這是香港人的基本價值觀，言論自由的重要性是特區政府本身的基本價值觀，是不能動搖的。可是，我們不能把言論自由跟個別的非非法廣播混為一談，這是兩碼子的事情。不過，我可以告訴你，我們任何法律也要與時並進，如有需要，我們一定會檢討，如果執行有效，便會繼續使用。

吳靄儀議員：主席，特首為何故意迴避我的質詢呢？

主席：吳靄儀議員，議員只能提問一項簡單的跟進問題，而你已經提問了。

吳靄儀議員：可是，他並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主席：他沒有回答你的問題，這也是……

吳靄儀議員：這也是沒有辦法的？

主席：這也是沒有辦法的。這是《議事規則》的規定。

吳靄儀議員：好的。

張學明議員：主席，曾特首，近數年來，在天水圍發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坊間，無論是政府或其他朋友，也做了很多工作，例如多位局長曾到天水圍

去，“阿姐”的演唱會也在水圍舉行，甚至電視台的除夕倒數也在那裏舉行，更甚的是，有些風水師近期.....

主席：你可否直接提問？

張學明議員：也到水圍看風水。我想問特首，政府或閣下的腦海中有甚麼整體或長遠的想法，可為水圍的居民排憂解難呢？

行政長官：水圍的問題已經震動了整體香港市民的神經。你也知道，我經常都到那裏看，有一次是跟你一起到那裏的，而我自己只要有機會，也會到水圍北看看情況是怎樣，跟當地的人和機構碰頭，商量此事。這個問題是特區政府管治班子經常討論的。

我們現時在水圍做的工夫，是分開 5 方面的。第一，最重要的是與經濟有關的就業問題；第二，要做好招聘、配對的工夫；第三，減低他們所謂的“圍城感覺”，在交通費上提供協助，令他們與其他區域可以聯繫得更好；第四，改善長遠的政府設施，特別是醫療設施；及第五，增加本區的凝聚力和鄰里互助方面。

對於就業方面，大家也知道，香港賽馬會已經在那裏設立電話投注中心，我們會增加 2 500 個職位。為配合此方面，政府已經進行了很多培訓工作，也有義工訓練中心，加以配合。此外，現時水圍有很多空置的土地，我們希望能夠向社會效益的目標出發，提供予各企業或社會企業利用，在滿足地區上的需要之餘，更能創造新職位。此外，政府亦聯同香港旅遊發展局推廣濕地公園，以及以附近的文物和美食為主題的景點，吸引更多本地和外地遊客到水圍北，以增加經濟活動和就業機會。這是我們在就業方面不停下的苦功。

在招聘方面，勞工處在去年 10 月和 12 月已經舉行了兩次招聘會，提供了 2 000 個職位空缺。此外，今年 2 月和 4 月也有與飲食業進行其他招聘會，希望提供 4 000 個職位。這些工夫是很快會有成效的。

交通費方面，我們很希望能夠透過交通費支援計劃，重新作出檢討，下個月便會有結果，希望透過此結果，能鼓勵居民跨區工作，連接其他區域，讓他們活用區外的就業機會。

對於天水圍的設施，我們會重新檢視所有工務工程，以便補添現時缺少的設施。居民對醫療方面是特別關注的，大家也知道，我們會加快在水圍北興建新的普通科門診診所。此外，我們亦會在水圍北實行試驗計劃，慢性病患者可以向私營機構購買基層醫療服務，我們希望於今年年中可以實施這項計劃。在長期方面，我們正積極物色選址興建新的醫院。

此外，在鄰里方面，民政事務總署現撥出額外資源，鼓勵鄰里互助，大人要出外時，鄰居可幫助照顧兒童，鄰居發生問題時，大家互相協助。我覺得這是現時在水圍缺乏的。我希望鼓勵互委會申請新的資源，以便加強鄰里網絡，舉辦以促進鄰里互助為目標的活動。

除此之外，大家也知道，現在除了政府方面，社區裏有不同的機構、企業、個別人士、教會，不論是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每一個宗教和不同人士也到水圍，盡量伸展他們的服務。現時通過民、商、官 3 方面合作，我覺得很快便能鞏固水圍的社區網絡，強化互助精神和改善社會服務。我們明白水圍的問題，但全面的計劃是要完整的，而且香港特區政府、市民及立法會也很熱中於此事，我相信水圍會一步一步地更完善，較現時更好、更有吸引力，最終成為一個充滿愛心的社區。

張學明議員：主席，如果水圍的居民聽到特首這番說話，相信會很開心。但是，開心之餘，可能也會有些憂慮。特首剛才說了這麼多，我希望你可否簡單一點對水圍的居民說，你剛才所說的內容如果按先後緩急，哪些是可以立竿見影地做得到的呢？

行政長官：一些創造就業機會的措施，我希望可以立竿見影地做得到。有些是已經進行的，例如在 1、2 月的招聘會中做到，馬會投注站亦會很快落實，而交通費支援計劃會在下月月底完成。這些都是很快會做得到的。

鄭經翰議員：我是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事務委員會”）的主席，特首剛才回應張文光議員的問題後，有委員要求我提問，我是責無旁貸，一定要提問。

有關香港電台的諮詢文件，政府原定在去年年底向立法會的事務委員會提交，但一改再改，便改為本月，即政府在 1 月 29 日舉行的會議，才會向我們提交諮詢文件。我剛才聽了特首的說話也感到有點愕然，因為我作為事務委員會的主席，也不知道政府準備延遲提交報告，有委員亦因此要求我提問。特首可否澄清一下呢？

行政長官：報告是提交給我們的，如果你指的是包括黃應士先生的報告，我相信這並不是大問題，只是跟進工作應如何呢？我相信問題不是在報告本身，而是在跟進工作上，應如何諮詢市民，以落實這份報告，這一點更為重要。我覺得處理這事時一定要充分、充分地研究，我一定會跟局長商議清楚，應如何提交這份報告，而在提交報告時，政府在這方面的具體立場為何，下一步如何進行工作？我相信這些是市民更想知道的。因為就報告本身的內容，有很多人，包括黃應士先生已有充分介紹，對嗎？

鄭經翰議員：特首，不是的。其實，就黃應士先生的諮詢報告，事務委員會也曾審議，但政府正草擬另一份諮詢文件，答應來立法會作出交代。我的問題很簡單，是否會延期提交？反正我們都在這裏，所以我便提問。（眾笑）

行政長官：你說我們自行諮詢市民，關於我們的立場方面，的的確確是要小心處理的，而且我覺得沒有人希望我們做得急，只是我們自己着急，沒有人想我們做得急的。（眾笑）我可以告訴大家，真的沒有人想我們做得急。我看到很多輿論，說我要小心處理，香港電台的問題是很重要的。

此外，更甚的是，與立法會議員會面時，沒有一位表示完全支持，而很少或一部分，特別是泛民派提出反對，對於這問題有很多不同意見。在落實黃應士先生的報告方面，在這種情況下，我一定要小心處理；而且我在處理時，便一定要說明立場，所以並非報告本身那麼簡單。你剛才問我們的報告如何，就我們的報告，下一步便是要進行公眾諮詢，說出政府的立場應該如何、這份報告的內涵如何，對嗎？我覺得這件事是要小心處理的。

石禮謙議員：主席，我代表土地發展商也很着急，不過，仍想聽一聽特首會否考慮配合香港的旅遊發展，一如澳門、深圳及廣州般加快興建酒店以配合旅遊發展？香港現時興建酒店的步伐較它們慢很多，政府會否撥出土地，專供酒店發展及提供特別的地價；如果會，是在何時呢？

行政長官：多謝議員的意見，在下一個年度如果批地的話，便會考慮這個問題。現時土地的用途是有彈性的，可供發展商興建酒店或作商業用途，議員的意思是，我們將來一定要指定在某塊土地興建酒店，那麼便會對使用土地的彈性有影響。但是，我明白，議員覺得現時為了配合旅遊的需要，要增加競爭能力，有需要在這方面特別下點工夫，或許讓我與發展局局長商量這問題。

石禮謙議員：主席，現時是有土地，但因為其價錢 — 興建寫字樓較興建酒店的回報率會高很多，很多人也會全部興建寫字樓而不興建酒店，這對香港整體經濟的發展會有影響。因此，我希望政府在這方面作出考慮，從香港整體的發展下點工夫。

行政長官：我聽到，亦明白，我會積極考慮。（眾笑）

李永達議員：主席，特首在發言的第一段談及政制時，似乎對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有些懷疑，甚至覺得方案不清晰，而且對於一些關卡似乎有些微言。不過，也希望特首想一想，市民等待普選已有二十多年，在星期天參加遊行的一位女士表示，她二十多歲便開始遊行，現在已 50 歲了，要到她 70 歲時才會有普選。人生有多少個 40 年？她的年紀其實跟我差不多。（眾笑）

我想提出的質詢是，特首，關於細節是很難向你提問的，我只想問原則，便是即使 2017 年有普選，你可否藉此向公眾承諾，2017 年普選行政長官本身的提名門檻，是不應較你去年參選的時候為高？當我們覺得社會要進步時，是難以容許在所謂普選時有過分篩選的過程。第二，2020 年的所謂立法會普選，有功能界別提名和全港選舉的方法，但連策略發展委員會（“策發會”）的陳麗雲教授 — 我相信局長也知道 — 也表示這不是普選，你覺得這是否普選呢？一共有兩項質詢。

行政長官：社會是不斷進步的，我相信 2017 年的普選方案，是世界公認、香港人亦接納的，特別是立法會一定要接納這項普選方案，所以無須為此事擔心。現時，關於普選行政長官的方法，已可看到很清楚的框架，便是要參照現時的選舉委員會，產生一個提名委員會，由提名委員會按照民主程序來提名候選人，候選人是由全香港有資格的選民“一人一票”而產生的，這些框架已定了下來。有關提名程序的細節，我相信社會是有充分的時間來討論這個問題的。

對於你剛才提及功能團體的問題，即立法會普選的問題，我們也有很多時間討論，我們現在應該先集中處理的，是研究我們在 2012 年的選舉方法。但是，既然議員提出了，或許讓我說數句。在香港人的心裏，長久以來，普選一直是一個相當理想的概念，他們的要求主要是，每名合資格的選民能有機會直接參與行政長官的選舉，以及直接參與立法會選舉。

社會上在這方面的討論，是近期由策發會的討論引起，並且廣泛深入研究問題。由於體會到中西方的先進民主國家也有不同的普選安排，現時已明白到這項提議本身是高度複雜的。我們在去年下半年的綠皮書諮詢期收集了很多意見，有些人和李議員一樣，認為普選立法會必須廢除所有功能界別的議席，也有學者在這方面持有一些意見。可是，亦有人認為我們要考慮作出保留，但須改變選舉的方式，從而符合普選的原則。

特區政府對於 2020 年的普選方法，現時是沒有定案的，我們是以一種開放的態度來看這個問題，然後才慢慢下定論。但是，我們現時仍然有充裕的時間討論這個問題。我重申，最重要的是，我們要在 2012 年先走出第一步，然後慢慢落實，而且 2017 年、2020 年是“打風也打唔甩”的。

李永達議員：*主席，我不明白為何在這個問題上，特首對於原則性的個人承擔說得那麼困難。其實，我並非要求特首在細節上討論，我只希望特首作為一位中央最信任的人，能夠給予市民一項承諾，便是 2017 年普選行政長官的門檻不應高於 2007 年的門檻。其實，這只是一個很卑微的要求，為何特首花了 3 分鐘回答，也不就此問題作正面的回應呢？*

行政長官：李議員，我可以更正面地回應你的質詢，你無須擔心，我敢保證 2017 年普選的安排，一定較我參選行政長官時的選舉安排更民主，以及更充分表現普選的特色。

劉皇發議員：*我的質詢跟張學明議員剛才所提問的一樣，也是關於天水圍的。*

張議員的質詢較為嚴肅，而我的質詢則較為輕鬆。被稱為“悲情城市”的新市鎮天水圍，最近在政府和社會各界的關顧之下，情況開始有所改善。但是，不少當地居民仍向我反映，指“天水圍”這個名稱不大吉利，亦令人感到很不舒服，希望棄之而後快。這種說法和感覺想來也不無道理，試問這個被水包圍的新市鎮的居民，怎會不是仿如坐困愁城呢？不論是人名或是地名，也是中國人所重視的，所謂“不怕生壞命，最怕改壞名”……

主席：劉議員，請你直接提問。

劉皇發議員：不是，我想問特首會否為天水圍改名？（眾笑）

我在這裏說說道理，這些“唔老黎”的地方.....

主席：劉議員，你已經向特首提出了你的問題，便是會否為“天水圍”改名，對嗎？

劉皇發議員：對的。香港也有很多先例，例如“老虎岩”.....

主席：礙於時間關係，你已經用了 1 分 31 秒。

劉皇發議員：“老虎岩”改為“樂富”，“鹹田”改名為“藍田”，“陰澳”改為.....

主席：劉皇發議員，你已經用了 1 分 39 秒。其實你已經提出了問題，不如讓行政長官作答，好嗎？

劉皇發議員：我便是問特首會否主動推動為天水圍改名？或是仿照熊貓的徵名運動一樣公開徵名，然後揀選.....

主席：劉皇發議員，還有多位議員在輪候提問。你提出了問題便可以了，讓行政長官作答吧。

劉皇發議員：不是，我只是再問一兩句而已。

主席：這並非一兩句的問題。

劉皇發議員：不是，讓他聽清楚，可以讓他考慮是否接受我的意見，我還未說完，如何聽到我的意見呢？你說對嗎？

主席：劉皇發議員，今天這個答問會是問行政長官的意見，並非問我們的意見。

劉皇發議員：對了，我便是問.....我便是問行政長官會否考慮為天水圍改名？

行政長官：天水圍是由新界人命名的，劉皇發議員是新界的大長老，你說要改名，那我們當然會尊重你的意見，並會積極考慮這個問題。我很相信最重要的是視乎居民和香港人的意願如何，特別是剛才我很高興聽到你這位資深、熟知新界情況的人，也覺得我們有需要改名，我們會考慮一下這個問題。

我們覺得天水圍現已備受香港人的關注，它是香港人的一部分。現時大家可以看到，該處各項活動皆充滿着我們的支持。如果你認為名稱有需要作出改動的話，我對這方面是完全抱持開放態度的。

劉皇發議員：多謝特首，我只是向你反映所聽到的居民意見，如果你說可以考慮，我便嘗試向你提供一些名稱以作考慮，（眾笑）這是但求大家安心而已，對嗎？

行政長官：好。

陳鑑林議員：主席，特首，我相信最近這段時間，大家也在談論經濟發展的問題，因為現時百物騰貴，中下階層的薪金升幅卻可以說是並不顯著。我們亦關心今年過千億元的財政盈餘，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在這筆巨款，看看如何還富於民？

我想知道特首在這個問題上有何計劃。財政司司長亦快將公布財政預算案（“預算案”），可否向大家提供少許“貼士”，讓大家知道中下階層的困境如何得以紓緩？

行政長官：我一定不可以透露，況且財政司司長仍未告訴我他會做些甚麼。不過，我們有一項基本原則，便是特區政府不會積聚過多盈餘，我們認為可以應付所需便已足夠。所以，藏富於民是我們的基本原則，最重要的是能夠

平衡預算案和藏富於民。在好的年頭，財政充裕，我們會逐少逐少的儲存起來，以備不時之需；剩餘的便會透過退稅的方法及開支計劃予以善用。我相信財政司司長亦會按這個宗旨辦事。

陳鑑林議員：我完全同意，因為財政司司長很快便會有公布。不過，大家也知道，最近一段時間裏，很多長者皆說希望可以增加“生果金”。行政長官，你無須說明增加多少，但你可否回答會還是不會，好讓他們可以放心呢？
(眾笑)

行政長官：你也知道我個人對“生果金”的立場，我覺得對老人家的尊重是必須，但將資源給予有需要的長者是更為重要的。我們在長者方面的投放、支持及各項津貼，會繼續不斷增加。至於如何投放及利用，則必須小心處理，特別是一定要到達有需要的人手上，而“生果金”便是其中一種工具。我相信財政司司長和其他有關的同事，特別是張建宗，一定會小心討論，並作出很好的方案，利用我們現時的充分資源，來幫助弱勢社羣。

郭家麒議員：12月12日，特首發表了呈交人大的報告，到了29日便落幕，一場自編自導自演的戲就這樣定了。特首，你要我們相信你，第一，有超過50%的市民要求2012年普選。去年3月，你說會有終極方案，並會“玩鋪勁”。剛才有同事問你，2017年將會是怎麼樣的普選？當中是否存在功能界別的特色和有否高門檻？你只是左閃右避。你一次又一次令香港人失望，卻要求我們相信你。我想問特首一句：我們憑甚麼相信你呢？

行政長官：我已經履行我的競選承諾。我在上任後的第一個月便發表了《政制發展綠皮書》，就普選的模式、路線圖和時間表諮詢公眾3個月。我在上任後的6個月內完成了公眾諮詢，並在人大常委會的12月例會前，向中央提交報告，表明訂立普選時間表是幫助普選問題最終獲得解決的方法。

關於市民在諮詢期內向我提出的意見，我已在向中央提交的報告中如實反映，而在諮詢期內從各方面收集所得有關普選的意見，我亦已作出了交代，其中包括立法會的意見、區議會的意見、民意調查、社會各界團體和市民的意見，均已載於報告之內。關於2012年落實普選的意見，包括過半數受訪者支持2012年實行普選，以及12600份支持2012年達致普選的意見書，亦已在報告中反映出來，我更清楚向中央表明這些意見應該受到重視和

予以考慮。我這個在不遲於 2017 年先落實普選行政長官，將有較大機會在香港社會獲得大多數人接納這個結論，是經過全面考慮才作出的，並已考慮民間反映的民意，也有不同級別的議會，包括立法會所反映的民意。

過半數市民對於 2012 年普選行政長官有期望是事實，但不遲於 2017 年先實行普選行政長官，將有較大機會在香港社會獲得大多數人接納，也是事實。香港市民對普選議題的態度是相當務實的，他們要求我務實地處理這個問題，所以我要務實地向中央表達，並誠懇地發表反映他們的意見，而現在已經得到我們的普選時間表。我相信我所做的，是備受市民支持的，也能得到中央的諒解，並定下了時間表，而中央所做的，在定下時間表之後，大家也要尊重。

郭家麒議員：主席，我以為特首會給予我們更多保證，但他只是再次說出他要做的事，是一個沒有內涵、沒有靈魂的普選。我已經問得很詳細，每一次（包括在你所謂的分析中），超過半數的香港市民均清楚表示，希望 2012 年進行雙普選。我們亦已多次問及普選的內涵，有否高門檻或並非“一人一票”的普選，你沒有回答。你一次又一次的左閃右避，沒有給予一個真正的普選答案，試問怎能令我們相信你？你可否給我們多一點保證？

行政長官：我們討論普選的議題已經很久了，對於行政長官的普選，我們已經定下了框架，不用我作出保證，原因是人大已說明將來普選的方法，是透過現時的選舉委員會產生新的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按照民主程序提名候選人，而香港所有合資格的選民，將是“一人一票”進行普選，這是清楚不過的事實。對於立法會的普選，我在報告中已經說得很清楚，香港人對這方面的意見相當紛紜，尚未達成共識，要多些時間來討論。我們還有很多時間，2020 年才普選，而立法程序在 2018 年才會進行，在這情況下，我們有充分時間討論這件事。香港市民必須尊重他們的意見，在達成共識之前，他們不能夠要求行政長官自己說一定要這樣做，我一定要多聽各方面的意見。在這方面，政府一定會朝着這個目標繼續努力，我相信下一屆政府也會這樣做。這是每一個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責任，而我相信這亦是各位議員的責任。

陳婉嫻議員：主席，特首，我們立法會昨天進行了一項辯論，討論整個社會最近也關心的“通脹猛於虎”問題。我們看到報章說政府有近千億元盈餘，便應該正如特首所說的“還富於民”。至於具體情況，你卻說不出來，我便想問特首，在考慮財政預算案時，會否為幫助市民面對通脹而做點事呢？

主席，按照我們所看到的 — 我很快便會提出質詢 — 現時衣、食、住、行，特別是副食品，通脹的情況十分嚴重。同事昨天已提出很多意見，當普遍市民也叫苦的時候，我特別看到有數羣人 — 我想問特首如何幫助他們 — 有一羣是“三無”人士，即無納稅、無置業和無領取綜援的人，另一羣是沒有領取綜援的貧窮長者，再有一羣是一般的“打工仔”。我想問特首會否準備為這些人推出一些措施呢？你在稅務或差餉上作出減免，對於這些無置業的人來說，他們根本無法受益，你有甚麼辦法幫助這些“三無”人士呢？

對於一些貧窮長者 — “生果金”方面，你說還要考慮 — 有否考慮為一些沒有領取綜援、即使是增加“生果金”也不夠生活上開支的老人家推出一些措施，例如對貧窮長者提供生活津貼呢？此外，特首會否呼籲香港的僱主.....

主席：陳議員，看計時器，你已經用了 1 分 44 秒。

陳婉嫻議員：我會很快，只差一句.....呼籲僱主在現時有盈利的情況下，是否應加薪，而且工資的增幅是否應高於通脹呢？我希望特首想一想這方面的問題，你們有沒有構思過呢？

行政長官：陳議員，對於香港通脹的情況，特別是通脹對於基層市民產生的壓力，我是十分感受得到，而且十分明白的。我跟主要官員每天早上也為此而受煎熬，一直在看如何能夠幫助低下階層，特別是為那些在職、薪金不多和受到這些壓力的人解決問題。

大家也知道，通脹問題並不限於香港。在這個地區內 — 也不要說美國或歐洲 — 新加坡、台灣、南韓等地的通脹情況均較香港嚴重，內地便更嚴重。在這情況下，香港是不能獨善其身的。我們希望採取的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方法，便是你剛才所說的希望能提高薪金。至於綜援方面，他們是另一羣人，我們會有另外的處理。

對於並非領取綜援的人，最重要的是令他們的薪金有所提高，這是最重要的。我們看到勞動市場現在越來越緊張，失業率越來越下降，今天剛宣布的失業數字是 3.4%，情況是日益改善的。在工資方面，半技術工人、技術工人等的工資已全部提高了。他們的工資增幅與通脹是成比例的。在這方面，經過時間的調節，我相信他們能克服通脹的問題。

我們現時要針對的是那些沒有經濟能力的人，特別是老人家。我想我們要特別着緊弱勢社羣。對於你剛才所說的話，我覺得是有很正面的意義，特別是你說那些現時沒有領取緩援的人、老人家等，他們的生活困苦，如何能透過現時的安排，包括“生果金”制度的調整，令他們得益較多，我相信這些正是張建宗同事與數位同事正密鑼緊鼓地與財政司司長商量的問題。我希望我能就這方面採取措施，利用現時的充分資源來幫助他們。至於可以幫助他們多少，我也不清楚。財政司司長在這方面非常保密和緊張，仍然未告訴我。

你們昨天已就這問題在此辯論了很久，我一直在收音機旁聆聽着。你們已提出了很多建議，我相信財政司司長是一定會聽取這些意見的。對於這個問題，我們會繼續研究，但我要告訴大家，我也是同樣着緊的。對於弱勢社羣，即如剛才所說的那些所謂“三無”人士，也是我們要針對的對象。但是，大家看到我們所做的事情，包括交通費的支援及以兩鐵合併來減低交通費用。在兩電方面，我們進行的新計劃也是想減少電費，全部也是針對低下階層及草根階層而採取的相應措施。我們會在這方面繼續努力。

此外，有關物價方面，我剛才也說過要採取方法，令資訊更發達，讓市場有充裕的資料，以減少從中操控價錢的機會。在有這種情況發生時，不僅是消委會會做工夫，我們也會做工夫。所以，我們是從各方面着手的。

陳婉嫻議員：*對於特首的答覆，我覺得是正面的，特別是面對着一羣“三無”人士和貧窮的老人家*的問題方面。我真的很希望這次的財政預算能惠及他們。雖然我們可以實行減稅等做法，但他們仍是不能得益的。怎樣才能令這羣窮人在這次的財政預算中得益呢？主席，對於特首剛才說現時低工資工人的加薪幅度已與通脹看齊，我只想強調一點，便是他們的工資可能只有四千多元，即使加薪的幅度較通脹略高，他們仍然是很貧窮的工人。我真的希望特首能緊記這羣人的困難，他們加薪只有少許.....

主席：陳議員，我想你的意思已經很清晰了。

陳婉嫻議員：*是的，我希望特首也能記着這些人。*

主席：好的。

行政長官：我是一定會緊記的。但是，那些是企業方面的營商決定。我看到勞工市場現時的緊張情況，工資一定會在短期或中期內上揚。對於那些半技術工人、技術工人及其他中產家庭，應該不難克服這問題。當然，這對他們來說是會有點挑戰性，但我相信在交通費和食品等方面的問題，他們是可以克服的。我們現在最要關注的是基層市民，特別是那些非技術工人。他們的工資是否足以應付生活，正是我們要關注的地方。

劉慧卿議員：主席，行政長官在參加小圈子選舉時所作出的承諾，他剛才說他已經履行了。當時，行政長官表示要和香港人“玩鋪勁”，玩一個終極的普選方案，會提供 3 個方案讓市民選擇，而且都是符合國際標準的。

主席，我不知道行政長官如何履行承諾，因為大家都不太相信 2017 年或 2020 年真的有普選。即使有的話，也不知道這個是否真正的普選。

曾鈺成議員剛才說可否安排我們跟中央討論，但行政長官表示我們應該跟他討論。主席，我上次已告訴你，行政長官是不肯跟我們泛民主派討論的。沒有溝通，也沒有真的方案，行政長官如何落實他的承諾呢？

行政長官：我已經說過很多次，2017 年普選行政長官、2020 年普選立法會，這是國家最高的權力機構人大常委會鄭重地按立法程序決定的。我相信這是沒有異議、毋庸置疑的，也沒有需要說不相信它會否發生，而且是一定會發生的。

我已經準備了 2017 年普選行政長官時，我會參與選舉 — 我不是當候選人，我是會參與選舉 — 我是會投票的。所以，我對這事很有信心，而且不止我一個人有信心，很多人也有信心。不過，我會利用這段時間盡量說服你，這是一定會發生的，你也準備去投票吧？

劉慧卿議員：主席，行政長官沒有回答的部分是，你當時說會提供 3 個符合國際標準的方案讓香港人選擇，現在這 3 個方案在哪裏呢？還有，我們想跟你溝通，既然你在香港代表中央，為何怎樣也不肯跟我們泛民主派溝通呢？

行政長官：在我的記憶中，我們不久前曾經坐下來談話，這不是很久以前的事。如果你想再溝通，我們便坐下來再溝通，好嗎？

我們那次不是在禮賓府一起見面嗎？還有，我們在諮詢期間，《綠皮書》內已開列了 3 種方向，我想這種工夫我們已經做了，而且已經做完，也得到一個很好的結果。我們現在已有一個選舉的時間表。我們不要在這裏再爭論，目標已經達到了。

最重要的是，現在要有決心，要看如何落實這件事，如何充實這件事。時間已經訂了下來，還爭拗着以前的事情，是沒有建設性的；再抱着懷疑的態度，是不會對事情有裨益的。

現在最重要的是，我們要盡量齊心協力，用務實的態度、包容的態度，如何能夠做出一個好的 2012 年中期方案，盡量在 2017 年普選行政長官、2020 年普選立法會。不論你如何爭拗，它也是會發生的。最重要的是你要用心來進行，摒除一些懷疑的態度，承認中央憲制上的權力，我很相信甚麼也是可以討論的。

李國英議員：香港能成為國際都會，以及獲得全球投資者的信心，便是因為香港尊重法治的精神，而這正是香港的核心價值之一。最近，有人以公民抗命的方式公然挑戰法庭頒布的命令，很多市民問我，根據現行法例、法令，香港的法庭怎能容許這種行為沖擊香港的法治精神，削弱全球投資者的信心，以及窒礙香港的經濟發展呢？我想問行政長官，你的政府可以採取甚麼行動，來維護香港法治精神這項核心價值呢？

行政長官：對於香港重視法治，我們是完全認同的，這是我們本身價值觀的一個重要元素。所以，有關議員剛才所提及的非法廣播一事，我們是採取積極態度的，以公眾利益為依歸，更要為維護法治精神而採取一系列的行動。這個政府不會接受有人漠視法律，我們必須維護法治。如果刑事懲罰是不足夠的話，便會以其他手段，例如法庭禁制令的方法，以民事的方法來補救，讓這些事情不會發生，讓每個人知道重視法治的重要性。

李國英議員：主席，行政長官曾在剛才回答問題時說，他會採取進一步行動，究竟進一步行動是甚麼呢？

行政長官：我剛才所說的是，有關案件現時正展開法律程序，我不想在這方面的細節上多作評論，特別是大家也知道，該禁制令明天要在高院再次進行聆訊。所以，這件事會陸續自動升級，手續是一直會繼續做的。

主席：還有 3 分鐘便到下午 4 時 30 分。現在是最後一項提問。

呂明華議員：我有一件事很不明白，請行政長官解釋一下。大家都說普選時間表是 2017 年及 2020 年，但事實上，有關決定只提及行政長官的普選時間表是 2017 年，並沒有提到 2020 年。那麼，2020 年是如何產生的呢？我記得很清楚，喬曉陽副秘書長來港時，他提到行政長官普選是 2017 年，你跟他耳語一番後，他便說立法會普選是 2020 年，所以，這是行政長官說的。

因此，你究竟是根據甚麼條件，認為應在 2020 年普選立法會議員呢？因為普選立法會議員，牽涉的範圍更廣，行政長官普選也要討論了這麼長時間才可以決定，那麼如何能即時決定立法會議員的普選是 2020 年呢？

行政長官：也許讓我讀一讀喬曉陽先生就這方面說的話，好嗎？我這裏剛好有一份文件，因為我知道議員是必定會提出這個問題的。（眾笑）不過，我以為會是由泛民主派的議員提出，原來是由你提問。（眾笑）

喬先生說“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可以概括為五個‘明確’，第一個明確是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的時間表，就是 2017 年行政長官可以普選產生，在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後，立法會的全部議員可以由普選產生，也就是說，立法會可以普選的最早時間，便是 2020 年……”還有很多其他要繼續做的事。

換句話說，這便是喬曉陽先生的解釋，人大的決定本身和所用的字眼——我不知道現時有否該份文件——這裏說的是“2017 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任行政長官的選舉，可以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在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選舉，可以實行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辦法。”這裏寫得很清楚，如果行政長官在 2017 年產生，下一屆的立法會選舉，便是指 2020 年了，就是這麼清楚。為何他不表明這一點呢？因為如果在 2017 年，萬一——這件事是全香港人也不願見的，而且我自己也深信不會發生——2017 年不能夠普選行政長官的話，立法會的普選便要順延。我們現時一定要齊心協力，辦好 2012 年的選舉，辦好 2016 年的立法會選舉，也辦好 2017 年的普選行政長官。這樣，在 2020 年，我們一定可以普選立法會，便是這樣了。

呂明華議員：主席，我剛才只是說，當時的決定沒有提及立法會普選，而只是由喬曉陽先生公布這個時間的。我也同意及接受行政長官的解釋，因為當時確是沒有說明的。

主席：今天共有 29 位議員按鈕，表示想提出問題，而行政長官亦回答了其中 23 位議員的提問。很多謝行政長官回答了大家的提問。

主席：在行政長官離開會議廳時，請各位議員站立。

行政長官：多謝主席，多謝各位議員。

下次會議

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2008 年 1 月 23 日星期三上午 11 時正續會。

立法會遂於下午 4 時 32 分休會。